

羣書集事淵海

首冊  
六十四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510-1

羣書集事源流序

天地間有是理必有是事。有是事必具是理。事之形雖未免巨細美惡之殊。然未有出是理之外者。朱文公嘗釋程伊川顯微無間之旨。謂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意蓋如此。唐宋以來。儒先所為類事之書多矣。事文類聚。事類合璧等

編乃其大者。事必著其詳。而理亦  
究其極。蓋示人以因事窮理之學  
也。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近於貨  
書家。得書四十七卷。若類聚合璧  
之比。題曰羣書集事。淵海而不著  
纂述氏名。類以門分。事因類著。自  
往古君臣而下。外至夷狄。凡其行  
事之善惡。載之益詳。且備甚便觀

覽。公愛而重之。因校正舛訛。重新  
諸梓。而請余為序。余惟古者。今之  
鑒。是編之集。事無善惡。而必原其  
所自。蓋欲覽之者。鑒而擇之。以謹  
身飭行。理固有在焉。豈直區區事  
為之末哉。賈公成化初。為  
內書館諸生。勤敏嗜學。余時奉  
命司教事。知其為人。今復愛重是書。

欲勉其善戒其惡以企及古人他  
日之所就固不可量茲又捐貲壽  
梓以嘉惠後人俾同歸於善其志  
尤偉是皆可尚也故不辭而并書  
諸首簡為方來之獲觀是書者告  
焉

弘治乙丑八月庚申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洛陽劉健序



皇明正德癸酉

五月慎獨齋刊

群書彙編目錄

卷之一

君門

聖德

君德

異相

卷之二

君門

瑞誕

天助

詔令

聖化

君以

聖政

明睿

聖功

度量

感興

誕生

世代

世系

讓

革命

符籙

建

定都

封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會

封

崇儒

卷之三

君門

求賢

尊賢

任賢

敬老

行養老禮

命相

命將

知人

得人

任人

用人之法

卷之四

君門

待士

求諫

納諫

納言

治道

計治道

論治道

制度

謹名分

卷之五

君門

闡政

論

報功

褒忠

旌勸

賞

恩勸

恩賜

恩宥

褒

征伐

卷之六

君門

雄畧

雄

懷遠

受降

明察

明

立法

恤刑

正罪

興

復國

顧託

賑恤

賦

賤貨

出寵

去邪

除

除權臣

除逆

卷之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妃門

母儀

福遇

貞烈

勤儉

瑞異

賢德

貞節

孝

誕異

賢識

聰慧

親義

貴相

賢能

節儉

卷之八

后妃門

識見

訓誡

奢侈

市寵

感應

藝能

墳

嗜

陰

遇

文藝

機變

遇寵

祥兆

被讒遇弒

攝政

不私

溺愛

夢徵

屢變

疑忌

嫉妬

讒譖

孽嬖

不慈

惡逆

憤懣

妬悍

狡詐

失節

不義

信讒

謀害

強悍

怪異

不孝

致禍

遇害

殘忍

亂政

穢行

卷之九

臣門

良吏

卷之十

臣門

能吏

循吏

廉吏

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忠直見黜 忠直致禍 忠烈

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上

卷之十三

臣門

忠義下

卷之十四

臣門

忠勇 忠厚 忠謀 竭忠

卷之十五

臣門

陰佑

欺賈

奇相

怪相

震國

安國

安定國本

無禮諫

諷言

諷諫

屍諫

卷之十六

臣門

諫諍

卷之十七

臣門

視諫儲君 視諫儲君 視諫儲君 問政



卷之十八  
臣門  
舉薦  
自拔

卷之十八

臣門

禮賢  
用賢  
禮士  
養士

好士  
識人  
用人  
教化

德化  
德政

卷之十九

臣門

愛人  
便民  
遺愛  
撫民

恤民  
撫訟  
撫綏  
興學校

正風俗  
攻代  
安眾  
軍政

中令

卷之二十

臣門

方畧  
才畧  
機謀  
機變

權宜  
權謀  
謀斷  
智謀

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見忌並功  
輕敵  
識斷

明見  
果決  
智察

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斷  
守法  
正法

治獄  
感夢  
平刑  
失刑

理究

申報

卷之二十三

臣門

庸將

具臣

幸臣

權臣

酷吏

專殺

蔽賢

爭功

聚斂

卷之二十四

臣門

苛刻

逢迎

貶黜

失聽

不聽良言

誤國

辱命

借妄

劫制

跋扈

諂佞

阿附

賄賂

貪祿

貪婪

貪縱

卷之二十五

臣門

濫殺

謀害

讒間

姦臣

卷之二十六

臣門

姦權

黨比

欺罔

誣枉

怨望

誹謗

不忠

不敬

姦惡

黨惡

作亂

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忠謹

忠能

忠厚

明哲

恭謹

謙退

寬恕

志節	節倫	正言	直言
能幹	嚴毅	知人	知命
姿相	惡相	度量	濟人
遠慮	伎藝	貴寵	恩宥
稱譽	要譽	謀議	矜誇
避難	傲慢	貪財	黨比
搆隙	驕奢	驕橫	奢淫
召禍	姦權	害忠	凶禍
姦惡	惡逆		

卷之二十八

人物門

儒

世家	聖智	聖誠	聖訓
師道	師道自任	道學	經學
史學	才學		

卷之二十九

人物門

儒

卷之三十

人物門

釋

靈驗	顯驗	高僧	講僧
佛祖	佛教	傳法	神通

忠僧 孝僧

卷之三十一

人物門

釋

靈異

顯異

傳學

傳識

前知

禪語

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偈語

戒律

修行

濟人

濟物

勸世

寂滅

感應

巧伎

法華

識兆

崇佛

信佛

事佛

慕佛

贊佛

論佛

不務祖風

卷之三十三

人物門

道

祖系

正乙教

太乙教

真大道教

守教

修養

立言

正言

顯驗

忠義

仙

仙術

飛昇

尸解

坐化

神異

顯應

臨終

先知

丹術

服氣

仙術

仙物

求仙 奇遇

卷之三十四

人物門

醫術 音樂 審音 曆學

武藝 善射 善御

卷之三十五

人物門

善書 善琴 善棋 善畫

占術

卷之三十六

人事門

評品 稱譽 推獎 獎勸

卷之三十七

人事門

謹飭 自勵 明計 設計

用謀 舉義 不遇 不得志

失機 適興 詠詠 諷諭

感慨 感舊 感遇 景慕

感慕 傷悼 如尚 好惡

慶變 遭謗 迎難

卷之三十八

性行門

孝悌 孝友 父子義 非禮行孝

友愛 慈愛 仁愛 親愛

敬愛

卷之三十九

性行門

義

以義意

卷之四十

性行門

親義

節義

信義

義烈

義感

智

信

才識

識達

德行

仁厚

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應暗

昏昧

僻性

癡騃

不肖

倭倚

驕吝

褊量

輕躁

貪嗔

傲慢

心術

強忍

殘忍

殘害骨肉

狂妄

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剛暴

暴虐

凶惡

縱慾

貪慾

貪鄙

驕恣

淫虐

詭詐

欺詐

改行

無禮

無恥

恣惡

亂倫

不仁

不義

不孝

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忠正	忠直	忠誠	忠謹
忠能	忠義	忠厚	忠言
直言	守正	問導君意	定國本
扶立儲君	諫諍	攻事	定亂
平寇	奉使	好學	善射
機變	伸枉	工藝	越分感應
異寵	要譽	迎合	姦權
專權	搆亂	讒言	狂妄
殘酷	奸謀	奸惡	教惡
謀逆	惡逆		

卷之四十四

紀異門

祥異	誕異	產異	神異
靈異	怪異	物異	災異
遇異物	異兆		
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異遇	異書	異應
異疾	異事	祥兆	吉兆
貴兆	先兆	惡兆	兆應
瑞應	謠應		
卷之四十六			
紀異門			
感應	應驗	知往	夢徵

符讖

諛讖

字讖

靈見

陰助

感物

惟誕

精爽

凶年

卷之四十七

夷狄門

裔族

異相

高壽

遜讓

忠義

孝行

友愛

事中國

內附

上書

獻方物

好佛

征伐

定難

富侈

技巧

神異

知來

夢應

紀異

感異生子

嗜慾

遺命

報怨

女主

風俗

土產

自恃

詭詐

僭擅

暴虐

篡逆

惡逆

窮夷

邊害

行言集事淵海目錄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一

君門

聖德

聖人君天下者大德者

帝嚳並日施利物史記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坐而結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感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帝堯克明俊德史記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俊德以親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一

君門

聖德

聖人君天下者大德者

帝嚳並日施利物史記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坐而結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感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帝堯克明俊德史記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俊德以親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官各職其守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堯辭封人三祝事類聚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聖人福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大舜以孝化天下新注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共曰嫂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教習腹脹血氣為浚井塗廬雲之謀欲以親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棧南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于四海之謂中

十舜玄德升聞史記

帝舜清哲文昭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升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夏禹泣罪人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禹湯金幣救民事類聚

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無糧有膏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

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民之困

成湯祝網史記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古公遷岐史記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績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子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怨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其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颺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鵬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周太伯讓國史記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此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周文王結韜事文類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韜係雙又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後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周文王葬骨新序

周文王作靈臺為池沼掘地得聖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

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

周武王問處眾之道 說苑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罪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四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恩及存歿 史記

周武王既克殷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

子武庚禘父以續殷祀 傳行禮廢之政殷民大悅

聖化 聖人君 下行教化者

堯德致康 續童 列子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 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 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方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舜以德化人 說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

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  
有罪則曰此我階之也仁智而  
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  
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峻山  
之州因此險也所以不服而欲伐之  
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

舜作南薰歌 事文類聚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  
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

文王致虞芮自平 說苑

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  
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  
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  
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  
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  
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兮可以解吾民之恨兮

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

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

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闢田而反  
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教  
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 聖王政

聖人君天下之政事者

神農教民為市 事文類聚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噓噓噓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神農氏作  
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黃帝監治萬國 史記

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鵝頭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  
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  
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  
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  
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虫蛾旁羅日月星  
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  
號黃帝

高陽政通上下史記

顓頊高陽氏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  
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傑誠  
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堯教授民時史記

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教授民時分命羲仲  
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  
播鳥獸字尾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  
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居  
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帝堯命舜攝政以觀天命史記

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群神揖五瑞擇吉  
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  
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

帝舜敷政慎刑史記

帝舜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華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裁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大禹賞功誅惡吳越春秋

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益山州慎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鳴鳴若兒思母子歸父焉

西伯德致賢人史記

周西伯昌立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間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顛閉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聖功

聖人君天下有大功者

庖犧畫卦史記

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



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氏焉

女媧補天 史記

女媧氏之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

神農教耕 史記

炎帝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利天下始教稼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

軒轅初征 史記

黃帝軒轅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

帝堯莫不從服 史記

帝堯高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庶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舜歷試可績 史記

帝堯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發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悻

后稷播種 史記

后稷為兒岐然有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帝堯聞之舉

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

夏禹治水 史記

夏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橐左準繩右規矩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於是地平天成天下大治

夏禹治水除妖 事文類聚

夏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文邪形猶彌狹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棄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夏禹著

經 吳越春秋

大禹湯文鯀功不成 汎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山樂不聽過門不冠挂不顧履道不躡功未及成憊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 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亦帝在闕其巖 巖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環 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 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 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 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岳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徧集五岳詩云信波南山惟禹甸

之遂巡行四瀆與益變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夏禹治水功成賜號吳越春秋

禹行治水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西崑崙察六危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濟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開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國奠於此乃號禹曰伯高官曰司空賜姓姒氏

# 君德

所行之德者

邾子卜遷于繹左傳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邾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曰苟利矣遷也言莫如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卒君子曰知命

齊景公 賁說苑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而愚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

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楚惠王吞蛭新序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危宰食監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故吞之令尹避席而拜賀曰臣聞人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文也及病心腹之疾皆愈

越王刑薄飲吳越春秋

吳王故越王不名諱民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

庫銀其田疇民富國強康安道泰越王遂師令臣與其四友時問曰為大大種曰愛民而已越上曰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賊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漢帝免租事文類聚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景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漢文帝專務德化前漢

孝文帝時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上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漢文帝除肉刑前漢

孝文帝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滯末肉刑不用罪人不擊誹謗不治通關去塞除去陰刑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者

漢宣帝詔祀益民者事文類聚

宣帝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光武勅將破赤眉

漢光武優遇赤眉後漢

光武勅將破赤眉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滎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眾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漢光武責吳漢夷述宗族後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漢光武御功臣宥小過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與功臣諸侯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操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

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間進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揖周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漢光武柔首後漢

光武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南巡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童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漢光武抑嘉祥後漢

光武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  
少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頌上甘露群臣奏言地  
祇靈應而未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其  
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  
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  
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  
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和帝祀蕭曹墓 事文類聚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  
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靈每  
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晉武帝却雉頭裘 萬年龜鏡

晉武帝咸寧四年程璜獻雉頭裘帝命焚之於殿前教有犯者  
罪之

宋武帝碎虎魄枕療金創 南史

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  
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梁武帝愛人去殺 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置  
賦及優蠲產子之家恤理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  
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敕大醫不得以生類  
為祭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前  
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  
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

梁太子滅刑 南史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也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類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伴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讎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

隋文優待叔寶 南史

陳後主叔寶歸隋既見有隋文帝給賜甚厚數拜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晉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缺值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

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願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嘗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表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情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顯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為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

魏武帝禁寒食 事文類聚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  
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  
患今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奉  
一月俸

魏道武給賜車牛北史

魏道武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徙其民帝幸鄴歷問故事崔宏應  
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執老  
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魏太祖祀盧植墓事文類聚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  
內誠則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饗以彰厥德  
魏孝文征巡不損民北史

魏孝文帝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  
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慮之  
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知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  
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

魏孝文帝釋俘北史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八月丁亥帝辭水固陵已丑發京師南  
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元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  
事不許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  
免歸

周武帝減嬪御北史

周武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  
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偏於生靈

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

周武帝焚狐 北史

周武帝時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

隋文帝博愛 北史

隋文帝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過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斥候不得

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遲遲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

隋文帝諭喪具從儉 北史

隋文帝時秦王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隋昭太子仁愛 北史

隋煬帝大業元年遣使者立昭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人不是所賜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太宗免阮山東男子唐書

高祖武德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州敗之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阮之岐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唐太宗不以詐道訓俗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之曰朕之所任皆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俾慈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也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之其為人此豈可為教今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臨朝假借臣色萬年龜鏡

唐太宗威容嚴肅百僚進見皆失其舉措帝知其若此每見奏事必假借顏色具聞諫爭知政教得失

唐太宗祀如晦墓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唐太宗以愛民為本萬年龜鏡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常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修德歛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漢唐祀先賢墓事文類聚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大立長陳寔墓

唐太宗辭聖德論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唐太宗謂唐臨用刑折中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八年遷唐臨大理卿問獄囚條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怡然謂曰昔東宮卿已事朕以嗜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唐太宗謂竇誕用刑平允事文類聚

唐太宗謂大理竇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太宗賜帛以恩順德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順德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官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誅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塊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唐太宗撫士唐書

唐太宗伐高麗至渤鍇水阻渾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

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聽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絮衣乃御高麗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太宗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

唐太子弘諫帝

唐書

唐高宗太子弘五月一赴光順門決事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弘諫曰士遇病不及期或披裹若溺壓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

其亡者同沒傳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儆別其

料無使淪胥詔可其奏

唐文宗務實

唐書

唐文宗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芝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

唐文宗出宮人

唐書

文宗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虛德也鄭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袒宜陛下以為殷鑒帝善其將美

後唐明宗生民休息

五代史

後唐明宗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聽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晏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周太祖赦劉銖妻子五代史

太祖兵犯京師劉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城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它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

與群臣議曰劉侍中驢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其妻亦於市赦其妻子

太宗不誅餘降遼史

太宗會同三年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丁壯餘並釋之

遼聖宗省費民力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

道宗仁及鳥獸遼史

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庚寅獵遇麋失其母憫之不射

金太宗詔賑軍士從官給金史

金天會十一年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撒高鳴言曰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太宗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世宗發還車後金史

世宗大定十三年尚書省奏南客車後等因權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世宗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金世宗禁射捕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免世宗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誠飭之遂下詔禁射免又詔曰射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松囊獸類

金世宗護遷玉器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惟其禮物薄左丞相徒單克寧曰此非常負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遷之

金世宗誠言金史

世宗時御史大夫張汝霖等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為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

金世宗弛禁金史

世宗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世宗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

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顧見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毋復毀撤

金世宗宥尚食局直長罪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五月庚午帝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克克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待疾俟平愈乃來

金世宗遺宋獻物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二月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

金世宗謹身節怒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大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

金顯宗受粥金史

顯宗為皇太子侍世宗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湮合進粥顯宗嘗食有蜘蛛在粥盃中湮合恐懼失措顯宗從容曰蜘蛛吐絲垂空忽墮此中爾宜汝罪試

金章宗棄髮金史

章宗時庖人進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也

金宣宗給賜倭民還國金史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岩於大舶中得日本國  
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羅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  
以糧俾還本國

金宣宗雪寒止後 金史

宣宗興定三年春正月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有撒瓦聲問左右  
知為丁夫葺器物庫廡舍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  
乎姑止之

宋太祖不留錢俶 宋史

吳越王錢俶來朝自宰相已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聽  
遣俶歸國及辭取群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遣俶戒以塗車  
審觀俶屈途啓視皆留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平遠  
乞納土

宋太祖取劉鋹酒自飲 宋史

太祖時南漢劉鋹在其國好置醕以毒臣下既歸朝從幸講武  
池帝酌危酒賜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  
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  
之曰朕惟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  
鋹

宋太祖戒曹彬無殺戮 宋史

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馬步  
軍戰權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都監潁州團練使曹  
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  
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闕則李煜一門不可  
加害

宋太祖宴賜錢俶歸國 宋史

宋太祖令吳越錢俶歸國太祖宴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  
五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  
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  
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道從儀  
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  
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  
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  
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遠頽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太祖命孟昶母自愛 宋史

太祖平蜀蜀主孟昶母李氏至京師帝數命有與入官謂之曰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上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  
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上妾之願也特  
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

太祖知普受金寬譬 宋史

宋太祖幸趙普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致於  
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  
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  
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太祖側微趙  
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  
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書

宋太宗待繼元若賓客 宋史

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

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  
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  
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蔽  
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懲傷何反戲悔乎劉繼元朕所虜者  
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宋太祖治政 宋史

太祖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  
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  
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  
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  
樂之獻悟政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  
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動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  
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  
未棟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  
接踵而至

宋真宗却貂帽毳裘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車駕此巡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毳裘却之

宋仁宗不忍烹羊 事文類聚

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  
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物遂  
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物  
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  
有感泣者

宋仁宗恭儉 宋史

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王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熱私常服澣濯惟帝衾綯多用縉絀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燭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之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橋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

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寬厚 宋史

英宗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弟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既葬而辭去者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黨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初辭皇子請潭王宮教授周孟陽作奏孟陽有所勸戒即謝而拜之奏十餘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為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

元太祖詔勿殺掠 元史

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來請和帝

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遠志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元太祖因獵感衆 元史

秦赤烏地廣民衆號為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太祖所居相近帝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今將奈何帝固邀與宿凡其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秦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誰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子律時為秦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塔海魯魯領所部未歸將殺秦赤烏以自效帝曰我方熟獵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

元世祖禁妄殺 元史

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復生口悉縱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止殺 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姚樞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日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

元世祖重惜人命 元史

元世祖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

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  
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元世祖詔立智理威撫盜 元史

世祖時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時立智理威為嘉  
定路達魯花赤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  
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立智理威  
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  
致為亂耳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母多殺以傷  
生意則人必定矣立智理威至蜀宣布上旨

元世祖獲宋謀遣還 元史

世祖中統四年九月壬午河南大名兩道宣慰司所獲宋謀王  
立張達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釋免給衣服遣還

元世祖釋放罪囚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戊辰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  
切悉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八月庚戌  
朔前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並赦之

元世祖戒伯顏勿殺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秋七月乙未詔大舉兵伐宋伯顏等陛辭帝  
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元世祖不罪馮子振 元史

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  
樞密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年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  
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  
亦嘗譽之矣

元世祖勅文炳禁兵踐麥 元史

元世祖時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末既已平懷棟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世祖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是據台州而閩中亦為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倉者吾甌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

元世祖惜軍救溫 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又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元仁宗冬夏食饑民 元史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品第未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備及耶教上鄂大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

元順帝放還所掠 元史

順帝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一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君政

人君所為之政治者

鄒穆公以糶養獸 說苑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糶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粟二石而得糶一石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汝所

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  
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為獸天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  
鄰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

齊桓公以外御妻家人之子 說苑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之對曰吾有子  
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  
管仲入見曰公施惠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惠者  
少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文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舉善誅惡 國語

齊桓公正月之朔五屬大夫復事桓公釋是寡功者而施之曰  
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有三則  
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

母聰慧贊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孝勇壯  
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  
悌於鄉里驕蹠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下  
此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  
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  
則固以征則彊

齊桓公與管子論為治 國語

齊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  
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墜井田疇均則民



不憚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車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為正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政淫怠而不聽治者

晉文公刑賞而民服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被執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之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文公執衛侯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文公會諸侯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索饋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伋

晉文公命官各掌其事 國語

晉文公元年春公及大夫勳氏至自王城奉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權滯匡困資無輕關易盜通商寬農懲穢勸分首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接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孤寡樂卻桓先羊舌董韓疋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

食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晉悼公治國國語

晉厲公既弑欒武子使智武子弒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迎于清原公言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厚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今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國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臣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塔若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而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

實罪故刑故因繁省刑罪為積德速歸寒振廢滯是切也  
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

孝公修先公之政史記

秦孝公元年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基光美會往者躡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驕莫大焉醫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金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獻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漢宣帝日親萬機萬年龜鏡

漢宣帝躬親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實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野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此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求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此為多稱中興焉

漢光武引公卿講論經理後漢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有自隴蜀平後非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

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來問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養精神優游自得而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人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遠政體總攬綱維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哉乎矢而獻為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吳主聽陸遜黃田晉書

吳主孫權時陸遜為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

齊武帝免脩城錢南史

齊武帝蕭順臨朝詔免通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脩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

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逮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  
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梁武帝把燭看事南史

梁武帝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  
筆觸寒手為銀刻不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  
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陳文帝投籤南史

陳文帝諱蒨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法  
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別者前後相續每難人  
情滿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難得  
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云

魏孝文帝正俗北史

本文引見朝臣詔斷此語一從正音咸陽王禧贊成其  
是解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  
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  
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  
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  
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外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  
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

魏孝文思濟百姓北史

魏孝文帝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